



栀子飘香

□李建军

六月,可爱的时候似乎只有傍晚。退去了一天的酷热,天地间杂乱的声音渐渐平息,晚霞殷红,飞鸟点点,相与而还,河上是晚霞和世上人家的倒影。

于习习晚风中信步游走,“前念已断,后念未起”。忽而邻家的栀子花香扑鼻而来,“花气熏人欲破禅”,这阵浓郁的芳香像一阵风吹皱了心底一池春水。

十多年前就读于宁大文学院,酷爱读书。日暮时,吃完饭,略作散步,便去图书馆,固定的楼层——三楼,这一层是原宁师院旧藏图书,大多数的书籍比我的年龄都大,整一层楼都是老书的古味。固定的位子,那桌子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写字台,方方正正。

一个夏日的傍晚,熟悉的心境,走到熟悉的楼层、熟悉的位子,不同的是桌子上多了一个透明的花瓶,三四朵洁白肥大的栀子花,浓绿茂盛的叶子。晚风起,吹动纱帘似水波动,花香弥漫,与图书馆中的书香交融。坐在椅子上,我该读什么书?似乎什么书都可以,但又没有一本书合宜。脑海中泛起的第一句话是老子《道德经》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此时真意,“欲辩已忘言”。

就这样,安安静静,沉思许久,直到夜幕四合。

第二天去时,花还在,一半已泛黄,叶子凋零在桌上。第三天,只有几瓣花留在枝上。曾经的美丽已成为记忆,“一朵花的美丽在于它曾经凋谢过。”海德格尔这句富有诗意的哲言是对每一个曾经存在过的生命的最好注解。

关于栀子花的记忆并未停止,因为这种花的花季与毕业、与离别发生关联。

大学毕业晚会当晚,觥筹交错,大家沉醉在离别的忧伤和酒精麻醉后的迷狂中,酒后与朋友一同漫步校园,熟悉的阵阵栀子花香充盈着整个校园。

“摘一朵怎样?”

“你摘吧,我更喜欢让它们自开自败。”

“哈哈,那好,我来当采花大盗。”

寻找片刻,选了一朵盛开的花折下,用力过猛,掉落了好几片花瓣,震颤了夜的平静。惊枝未定,后方传来熟悉的声音:

“确实是摘花的年纪,但是折一朵让父母满意的花可不容易。”

仔细看,是阿德尔老师,一个一身诗意而又安于平静的人,他每天都会在校园各个角落散步,他的魅力就像这栀子花的香味一样,令人神往,但是又那样短暂,大学四年只听过他一节课,只记住他说的一句话,就像图书馆那束花一样。

现在,会留意栀子花是因为毕业季。工作满十二年,送走一届届学生,他们的青春像栀子花一样在绽放,而自己的青春,在这个时节更多的是回忆。“等闲离别易销魂”,初读不懂,词人何等地位,阅历何等丰富,普普通通的离别为何会销魂?如今读懂,鬓已星星。在这栀子花香熏人时,“心情其实过中年”。

杨梅纪事

□涓子

年少时,每逢入夏时节,总有那么几天,当我掀开食罩的刹那,一碗红得发紫的杨梅赫然入目,几乎与那声惊喜的欢叫“哇!杨梅!”同步,或者,手速比声速更快一拍,杨梅已被塞进了嘴里,如醴泉绕齿、天浆啜饮,滋润着渴盼了长长一年的小小心田。

当时,我住在一个叫神马的小岛上,环岛一周,竟然没有一棵杨梅树。岛上驻扎着近千人的军营,来自天南海北的军人们,带来了芙蓉树、丝瓜、美人蕉、鸡冠花等岛上没有的物种,竟也没有带一棵杨梅树种子来。我从村东的扬扬家,走到村西的梅梅家,还是没找到一棵杨梅树。就连号称果园的住在半山腰的琼琼家,院里种满了桃树、李树、梨树、枣树……却没有种一棵杨梅树。偶有人挑着扁圆的杨梅篮来岛上叫卖,就算卖相不是很好,卖主也是铁面无私地谢绝还价,大有一副“杨梅铁”的派头。

其时,宁波镇海(北仑)柴郭地区有名的杨梅产地是白峰的小门和柴桥的后所,如有亲戚在这两地的话,就会有杨梅吃。江北荷花开,江南杨梅熟,他们会挑着用新竹篾编成的小筐,里面装着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杨梅,那是极新鲜的,好似东海龙王睁着眼睛,上面还覆盖着一把嫩嫩的蕨叶。在渡船上,人们已经在评论,这是谁谁家的毛脚女婿?还是谁谁家的外甥?或是谁谁家的内侄?一上渡船,杨梅担后面总会跟着一帮流着口水“小馋虫”,紧跟慢追,看杨梅究竟停落在哪家门口。

我的小伙伴中有几个被隆

重地邀请到小门、后所去吃杨梅,还没去,至少三天前,就在念叨了,“我要去吃杨梅,我要去吃杨梅了。”听得我时不时地泛起阵阵酸来。吃杨梅回来,好像得胜归来的将军,得意洋洋,比手画脚怎样爬上杨梅树,吃到牙齿都酸倒了,最后连饭都嚼不动了。那扬眉吐气般的荣耀,简直要把我胃里的虫都一条条勾出来了。

“亲眷篮对篮,邻舍碗对碗”,那个时候,一碗杨梅绝对是检验邻里关系的硬核。记得有好多邻居是给我们家送过杨梅的,他们会用蓝边碗盛着杨梅送来,如果我家没人,就放在饭桌上,所以,就会有我掀开食罩的刹那惊喜。

光阴荏苒,我姐姐也到了待嫁之年,那一天,准姐夫骑着自行车,载着两大篮杨梅上我家来,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么多这么好的杨梅。姐姐婚后,我总算有了上山摘杨梅的机会,当我站在杨梅树下,累累果实,垂红缀紫,似有久别重逢的雀跃。美食家李渔说:“南方珍果,首及杨梅。”我则把杨梅比作神果,举世无双。山上,红男绿女,欢声笑语,让沉寂的青山顿时明媚了起来。此时,户户为梅忙,家家有客来,似乎比过年还热闹三分。

曾在杨梅大镇北仑大碶工作多年,塔峙岙几乎村村都有杨梅,要数横山、新路、牌门的杨梅最好。邬隘的柴楼杨梅也是有名的,因为鲁彦是大碶王隘人,他的名作《故乡的杨梅》,写的就是大碶这一带的杨梅,极有可能就是位于柴楼松梅岭这一域的。有一年,央视来拍摄《难忘故乡情》专题片,北京

来的摄制人员竟有未曾看过、尝过杨梅的,任凭《故乡的杨梅》描写如何生动,任凭我如何现身说法,他们终究是对杨梅生疏得很。我还陪同鲁彦的子女王莉莎和王恩琪等人,翻越松梅岭去看杨梅树。可惜,他们来的时候已是入秋,杨梅林只见叶子不见梅。大碶首届杨梅节,设置了杨梅王评选、吃杨梅比赛等环节,虽说民间有“一不可比吃二不可比力”的说法,但吃杨梅比赛,却是个个踊跃。比赛现场热闹非凡,以吐杨梅核最多为第一名。

因为爱吃杨梅,我与梅农阿富哥做起了朋友。他是个勤劳朴实的人,从爷爷、父辈那里传承了一些技艺,还远赴慈溪、余姚等地采购良种,力能专致,终于练出一身种杨梅的本领。几年前,他的杨梅还不太为人所知,如今,他的杨梅还在树上就被预订一空。顺丰推出杨梅快递后,杨梅早上还在枝头,晚上已经送达全国各地,远方的客人再也不用为吃杨梅而舟车劳顿。

前年春天,我在梅山蝴蝶海的院子里种下了一棵杨梅树,我有阿富哥的独门秘笈,品貌俱全的“佳梅人”终于挂上枝头,圆了我杨梅“自由”的梦。

美国的同学在微信上说,今年,浙江老乡在美国加州种出了杨梅,论颗卖,一颗一美金,真是摇钱树啊。我说,这还不算贵的,或是唐代,许是宋代,还“初疑一颗值千金”呢。随着杨梅栽种版图的扩大,杨梅的“扬”,恐要改成扬名天下的“扬”了。